

◀ (上接8版)

我应见过被展板奉为一锤定音的徐世荣，便托人寻找。打算恳求徐先生积个功德，亲手解下“统读”之铃，让陈氏祖上“入土”为安。但即被劝别找了，算徐世荣生年，怕是百年之后了。我先思忖，若发文商榷，另一方是无法回应的，只好不了了之？后又一想，“徐”“世”“荣”三音皆历古今演变，各存区域差异，谁能确保永不更改？尤其“荣”字曾引争议，仅看音系发展声母类“雍”，现行声母r是北京口语。揣测徐先生百年之后，对“荣”对“恪”所虑更远，会希望有人替他补个功德。

上文“改名”“入土”“被招呼了”带引号，因为都是听来的。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，语言学家倪海曙来开讲座。曾负责审音的倪先生坦言，专业人员对“正”“异”并无把握。工作组双管齐下，既查经典也查实况。倪先生“泄露”了不少内幕，比如“蝴蝶”的“蝶”字，最初遍问老北京，声母t与d几乎对半。“现在呀”，倪先生说：“很少有人记得‘hútiè’了。”这么一说，我牢牢记住了“-tiè”，轻声儿化。

据倪先生，最不好办的正是地名和人名。拾取尚存印象，试试学说一段人名审音“冲突”。他们先从书本到书本，费力定下“正确”读音。天知道，惹恼了本人和家属，招来斥责：“你们有什么权力替我改名？”“街上有人叫，我都不知道被招呼了。”“我爷爷起的名儿，爸爸教我这么念，爷爷和爸爸都入土了，要不劳您驾，跟他俩商量去？”倪先生坐在讲台边椅子上，双手作捧纸示人状，开言道：“您、您说怎么念，我们怎么记。”从此内定政策，人名读音以本人家人为准。“得！”切忌冒犯老祖宗。

我报考语言学，是因为语言既属自然现象也属社会现象，语言学既需解析语言演变的自然规律，也要阐述在一定社会范围的使用规律……（按：对概论已生疏，略叙大意）人名（非谥号）的使用范围，一般来说，首先是与本人直接交往之人，由家庭逐步扩大。

念“陈寅què”的社会范围多大？论直接交往，陈家都这么念，应说寅恪先生的同代相知也都这么念。省去罗列历来记录，择取几条最近核证：据唐子仁，陈寅恪中学好友唐钺这么念；据陈美延，在海外“胡适推荐信 Ying Ch'uh Chen”；据我亲闻，与陈寅恪同在1926年到北京的沈仲章这么念；在陈寅

家人陪同散原老人游北平中山公园，1935年。前排左起：陈寅恪、唐笈、张梦庄、喻徽、陈小从、陈流求、陈小彭、陈封犹、黄国巽、贺黔云；后排左起：陈三立（散原老人）、陈登恪、陈隆恪、陈封雄



恪晚年，他的助理黄萱也这么念，黄萱女儿向美延证实了这一点。遍问世交，凡本人或父母跟陈寅恪说过话的，异口同声念què——至少，在陈寅恪与人交往的时段范围内，这是大家遵守的使用规则。

“恪读què”的范围大于陈家人名。陈美延传来1988年印行的《辞海》第869页：“恪(kè, 旧读què却)”(1980年版)。据她记忆，早年“不是陈家怎么读，而是当时众人说国语都读què, 成志小学(清华附小)等也是这样的。”并增补说：“我解放前在清华附子弟读书时，父亲同事都读què, 小学老师也教读què, 如恪(què)守。解放后，父亲老友及弟子称呼他仍照旧读què, 未读kè。”还有，“邵循恪也读què。”

稍查资料，美延所语纪实。50多年前有人撰文，北京曾通行读“恪”为què。我相信，审音人员当已对“旧读”之起因、波及和时长等详作考证，才决定扬kè而抑què。本文前部交代分工，已刊论述归吾友梳理。我承担“三代回溯”，亦可为治史一法。依常识，历史乃过去已发生之事。是以记录：陈美延见证，曾发生“恪读què”这件事，时段约在(但不限于)上世纪40年代后期，地点之一在(但不限于)北平的成志小学。

为继续验证美延所忆，又查到该时段面世的《国语辞典》，“恪”有两读：一为ㄎㄜˋ (keh), 二为ㄑㄩㄝˋ (chiueh)。(按：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，汪怡主编，赵元任校订，初版1947年，商务印书馆；承石汝杰见示1969年第七版，台湾商务印书馆)这本《国语辞典》在学术上有其意义——中国语言学开始注重接轨现代科学方法论，辞书尝试记录口语实际情况。我又检索台湾《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》最新网络版，第二读为“又音”。[按：原著者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，企划执行国家教育研究院；2015年版权。顺便一提，抗战后沈仲章曾任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]再者，2010年第六版《辞海》缩

印本，仍列“恪(kè, 旧读què)”[按：承石汝杰见示]。

叹息我于史学门外，也不专攻历时语言学。不知人名使用算不算发生的“事”？对命名原定怎么读，家属亲戚怎么读，友好同人怎么读，……史学和语言学之任是记录研究实况，还是改正、统一、……？乃至连盖了棺的先辈，也得“统”统改“读”？自此青史留名陈寅kè, 后世莫谈陈寅què？

不扯后世，关键是眼下面对实证，如何处理？

试为陈氏先贤陈宝箴、三立、三畏、衡恪、覃恪、隆恪、寅恪、方恪和登恪，五位健在哲嗣、天上亲属和世间后代请个愿：能否在历时性词典内，保留旧读què？能否在别种词典内，收容异读què？或视情依名人特例，加注“如近代学者陈寅恪的传统读音”等语？

词典大计，不宜多置喙，建议仅供参考。而我随文略抒随感，稍涉语言学史学边缘，亦皆有限浅议而免深究，意为后继探讨，略效铺垫之劳。

转向陈氏三女有绝对发言权的小范围——陈寅恪哲嗣对“恪”字读音的看法。

其一，陈寅恪本人和至亲三代都读“恪”为què, 是既成事实，不争的事实。

其二，亲人之名被念成不同于父母家人所说之音，难以接受。

其三，人名乃个人之名，名从主人。

其四，无意卷入争议，但永志不忘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

补记：本文完稿后，又获信息，我向陈氏女儿了解情况，并得友人助我探讨，择要简介两点。

第一点：词典韵书“异读”存录数百年

有学者估测，“恪”字二读始于明代。承石汝杰等相助溯源，已见明清韵书留有痕迹，发展规律也可解释。商务印书馆1912年首版的《新字典》和1915年正式出版的《辞源》，均载“读如却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普查方言出版物，记北京和太原有qiè的读法(太原

入声)。

其他例证容缓，仅举颇有意思一例。

“正音展板”(见正文)摘明代文献“恪当读如客，恪、客古通用”(我信其摘)，并援引徐世荣解释统读“恪”为kè, “特别举例‘人名如近代学者陈寅恪’”(已请人核证原文)。正巧徐世荣的《北京土语词典》(北京出版社, 1990年)在手边，第326页言：“客(儿), qiè(-r)客人。如：‘你们家来客啦！’(满族旗人常说，不儿化。)’‘干嘛这么多礼儿，像个客儿似的。’(一般北京人都说，儿化。)’徐世荣记录了一个事实，即“一般北京人都说”(不妨暂称“通读”)“客(儿)”为“qiè(-r)”，至少延续到上世纪末。

如何看待社会约定的“通读”与官方审定的“统读”？此题大于“恪”一个字和陈先生一个人的名字，值得思考。

第二点：前辈学人“异议”辨析若干例

据转述，掌握多种外语的赵元任曾如是写，他按发音记“ch”，但亲见陈寅恪自拼外文名写“k”(原文待查)。依我解读，这说明“写”外文名与“读”汉语名不是一回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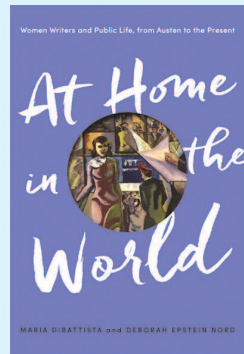
据转述，谙熟汉语音韵学的王力曾如是说，“恪”字应读kè, 但大家都读陈寅què, 他也跟着读了。依我解读，这说明语言有双重性质。初看《广韵》这条线的音系演化规律，“恪”应读kè; 但“大家都读陈寅què”是特定社会通则，王力“也跟着读了”。

又据说，陈寅恪的学生石泉和同事毕树棠曾分别说，陈先生告诉他们应读kè。我将此说转给陈氏女儿，询问那两位与寅恪先生的结识年代及相熟程度。接答复曰：“石泉是爹爹在成都时学生，……当时和爹爹关系融洽，……毕没印象，所述内容更未听过。”简析目前所见文载，石说与毕说皆再传“据说”，无途径核查各人原话、交谈场合和传递语境等等。而若论与陈寅恪的接近度，石与毕似略逊于正文所列至亲友邻。陈氏三女与我依原约定——不被外间“据说”牵着跑。

## 英文新书

《宅于世间——从奥斯汀时代至今的女性作家及其公共生活》

(Maria Dibattista、Deborah Epstein Nord著,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)



在大胆而全面地重新评估了过去两个世纪的妇女写作后，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：女性写作这一工作方式与其说是出于家庭考虑，不如说是为了同公众生活接触，积极参与那些紧迫的问题——包括阶级和宗教分裂、奴隶制、战争、劳工、全球化、文化冲突，等等。

在这本全新的文学史中，两位作者认为，即使是那些英语世界里女性作家们最传统的作品，也试图通过融入公众生活来重新圈出家庭领域，从而使得作品人物和作家都能呈现出不一样的陈述。

本书探讨了许多作家的作品，包括简·奥斯汀、夏洛特·勃朗特、乔治·艾略特、哈里特·雅各布斯、伊迪丝·沃顿、弗吉尼亚·伍尔夫等典型人物，以及一些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的作家。

作者向我们展示了，这些作家如何通过航行、逃跑、探险、移民等反复出现的主题，进一步将家庭与更广阔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戏剧化。书中还揭示了女性作家被低估的大众影响力，毕竟她们进入了地理、文化和政治领域，对创造世界家园作出了新的阐释。其结果就是，我们对19世纪初至今的妇女写作有了启迪性的认识。